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七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五

起閏逢執徐二月盡旗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  
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  
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

陽賈於倫翻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闕山塘

灤之沮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

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

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

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

乙巳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

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

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

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

揮使石公霸於戚城

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

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于澶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

先是景

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

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

免

幾居依翻

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

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

已

艘蘇遭翻

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

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

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

辛

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

丹之境

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

契丹境難乃旦翻

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

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

城及馬家口忿恚

恚於避翻

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

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

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贇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

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

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樂平離太原三百餘里耳

帝居喪

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

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

及出師常

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

和戶卧翻

擊鼓歌舞曰此非

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

壬

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

圍棣州敗補賣翻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

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亥以前威

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

鄉道以取階成

鄉讀曰向階成二州名

甲子蜀人攻階州

契丹

偽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

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

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

城蓋陰安城也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

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

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邀擊之

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

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

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

下

即就也

四合攻之奪其浮梁

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

則天下定矣

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

北

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

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

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

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

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

兵半已餒死

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

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

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



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不敢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

乙亥

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

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于木以為信契

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

劉龔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為烈宗

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自瀘

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

廣千里

廣古曠翻

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

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璠音煩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閩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

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

常懼國人之

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常遊西園因醉

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

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

酒屬二人

易以豉翻屬之欲翻

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

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弑

曦而立其子亞澄

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之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

使

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

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

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

啓閩國

朝直遙翻閩主王璘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

今子孫淫虐荒

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

更工行翻

衆莫敢言

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被皮義翻

帥羣臣北面再拜稱

臣

帥讀曰率

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

五十餘人皆殺之

延喜閩主之弟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葬閩主曦謚曰

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

摠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

將奔建州

欲奔王延政也

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官人罷營造

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

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

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

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

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為同安縣稹章忍翻

丁亥

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

契丹已退故也

辛卯馬全節攻契

丹泰州拔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

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蒲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泰州

勅天下

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秦州兵救階州出

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敗補賣翻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

平章事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

取德州

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為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

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

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

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

所惡

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

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

其不救戚城之罪

引牽也牽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

辛酉

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

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

以歸德

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

鬱不得志

概豎小人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

見契丹彊盛

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

自知無復全地苟取朝夕之樂

朝廷因契

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

各封劔以授之

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取民財也復扶又翻

使者多從吏卒

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

緣為姦

復扶又翻下同

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

此括率合出之數也

景延

廣率三十七萬

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已

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

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

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

累力瑞翻

延廣慙而止

史言景延廣差愈于杜重威

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充

州脩守備

青兗鄰鎮故命之為備先昔薦翻

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

樓堞為名

堞達協翻

率民財以實私藏

藏徂浪翻下同

大理卿張仁

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

不在者適不在

鎮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有難浚民

以肥家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

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

李守貞蓋代安審信帥泰寧也

又遣

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

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



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為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賈翻

丙戌

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

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昌嘗能北向發一矢乎復扶又翻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

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弃城

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瀛莫之間多水潦故趙延照阻以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

里十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弒

君之罪

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

刺史劉翰

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

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

馮道

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為相位任在執政之右

依違兩可無所操

決

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生所受用者也操七刀翻

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

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

言禪以靜寂為宗僧以慈悲不殺為

教為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

癸卯以道為匡國

節度使兼侍中

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

乙巳漢主幽齊王弘

弼于私第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

翰不可

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鑑皆曰或者疑其辭

丙午復置樞密院

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

以維翰為中

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

治

治直吏翻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

合于汶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于

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

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

塞昔則翻

既塞帝

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帝善其

言而止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

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

福元年

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

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折姓從遠名姓氏略折常列契丹欲盡徙河

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

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歐史曰折從遠

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

甲子復置翰林學士

廢翰林學士見二百八十

二卷天  
福五年

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

台符

武強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

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溫叟岳之子也

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明宗天成元

年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改元天運

己丑以太子太

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

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

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摠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秉

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遙翻

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無敢違者

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為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

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充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肩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

右廂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

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

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

學士之入直禁中者也

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

忘平放翻

實以朔方

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

比毗至翻

受代亦須奇

才

受當作授

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

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畧退而熟

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

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勸警睚眦五懈翻

毗士懈翻少詩沼翻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

太原

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恒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

皆後期不至帝

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

速為之

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

至是雖為都統而

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踈

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

山川險固

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門五臺諸

山之險故云然

風俗尚武士多戰馬

此所謂恃險與馬也

靜則勤稼穡動

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

王于况翻

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

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



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

以濮州隸焉

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寧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

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

於濠州

唐置定遠軍于濠州通鑑書于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

以崇俊為

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

唐置清淮軍于壽州

崇俊厚賂權

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

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

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

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

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

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

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

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灘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畧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

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

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

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縣以縣界溫麻溪為名天寶九

年改為長溪縣泉州散負指揮使桃林留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

效所居之地散昔亶翻

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

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

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

殷王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

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

討黃紹頗

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

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

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

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梃大鼎翻

從效持州

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

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詣建州

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

兩鄉于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

洪進至

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

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于建州

嗣君謂殷王延政當嗣有閩國

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

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勲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

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

按九域志泉州

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

亡殺刺史程文緯

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

立

王繼成權州事繼勲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

從才用翻

朱文

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三月

二人以踈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

積奉表請降於殷

積上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

章事封閩國王

癸丑大梁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

州經時

是年五月李守貞圍青州

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

不至楊光遠遙稽首于契丹

稽音啓

曰皇帝皇帝誤光遠

矣其子承勲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

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

池即汾陽縣之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翻

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

巳承勲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于守

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

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

百里

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即亮翻

殷主延政遣大將

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

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

艘攻福州

艦戶照翻艘踈刀翻

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

救

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

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

與樞

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

徽畫取建州之策

賈音古為文于偽翻

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

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

上覘其可否

行下孟翻覘丑  
庶翻又丑艷翻

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

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

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

唐武德四年分

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  
三十里建陽縣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

聞漳泉

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

邵武亦本漢治縣之地  
吳于此立昭武鎮晉平

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  
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



北鄉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  
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襲

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

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

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

合拉盧翻

丙戌

起復楊承勲除汝州防禦使

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讐

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勲兄弟出于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不殺降為說于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與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殷吳成義聞有唐

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  
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  
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  
蓋亦侍衛武臣之職  
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

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

帥讀曰率被  
皮義翻趣七

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

槩直前刺重遇殺之

刺七  
亦翻

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

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

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契

丹復大舉入寇

復扶又翻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

契丹

復以趙延壽為軍鋒

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

道告急

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恒州信使路絕故間道而來間古覓翻

帝欲自將拒之

會有疾

將即亮翻

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

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

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

契丹主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

元氏縣屬恒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

朝廷憚契

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諸軍怵懼無復部伍

怵許拱翻復  
扶又翻下同

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比毗  
至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

還從  
宣翻

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

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

皇甫遇奉詔自滑  
州進兵趣七喻翻

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

都境

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里西北距洺州五十里磁牆之翻

壬子張從恩

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

南

陳讀曰陣相息亮翻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

前覘契丹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至鄴縣

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

所隋文輔政尉遲迴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于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

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

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

矣乃止布陳

陳讀曰陣下同

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

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

復戰

復扶又翻

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

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

從還

宣翻下同

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

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

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

卒子恤翻

有一騎

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

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

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

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

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

按皇甫遇

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

而稱之

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即解去

知援兵來故解而去

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

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

吐谷渾慕

容涉歸之庶長子  
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

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

城

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恒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

至鼓城約三百餘里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

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

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

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

如發邢州之時

復扶又翻

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



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

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

萬騎已陳于安陽水北

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  
惕隱諸軍猶南向而不去陳讀

曰陣  
下同

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

約束者申  
嚴號令也

契丹不測

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南

帥  
讀

曰率環  
音宦

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

湯陰聞之

湯陰本漢蕩陰後并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  
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

九域志在州  
南四十里

甲寅引還

還從宜翻  
又如字

馬全節等擁大軍在

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  
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  
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  
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

時折從遠守府

州命領鎮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  
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  
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

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分扶問翻

更命

武定軍曰天威軍

去年夏籍諸州鄉兵為武定軍更工行翻

北面副招討

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

種章  
勇翻

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

征乙丑帝發大梁 閩之故臣共迎殷王延政請歸福

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

殷主居建州故  
以福州為南都

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

衛之林仁翰至福州

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  
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作建州 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

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

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

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

次北上

上時兩翻

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

橫挑強胡

挑徒了翻

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

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以羸兵驅牛羊

羸倫為翻

過祁州城下

以誘城下也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

斌悲中翻

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

州兵不得還

還從宣翻

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

之斌在上

在字之下  
當逸城字

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

禍莫若輕

語牛倨翻擇禍莫  
若輕引文子之言

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

失計陷身虜庭

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  
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為俘虜

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  
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

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

帥讀  
曰率

不自愧恥更有驕色

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

折而設翻  
為于偽翻

終不效

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

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

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

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

惡烏路翻  
數所角翻

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

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

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  
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矣

彥韜少事閻寶

少詩  
照翻

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

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

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  
百八十卷天福元年

由

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

于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

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去音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

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右武之世張其氣而奮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蓋亦反其本矣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

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

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

監工衙翻

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

崇安進屯赤嶺

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

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

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

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

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

睫即涉翻

委之將軍今唐兵

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

楊思恭急于破敵以為功不知

一跌而危國也

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

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

亡閩者楊



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  
于此戰而在於得楊剝皮之名

延政大憇嬰城自守召

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

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徙澶州于德勝并頓

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

及

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為澶州鄴

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

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樂音洛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

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

未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于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

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

是時王延政國

號殷及朱文進弒曦

事見去年三月

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

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

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

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

晉天福初改南臺浦城人陳繼珣

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

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拓浦故曰浦

城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

偽于曦以

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闇弱

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

說式  
芮翻

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

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

事見  
唐紀

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

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

考  
異曰

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  
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

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

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

雪峯在福州侯  
官縣西百餘里

乃

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

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

真天子也相

與迎之已亥立為帝

考異曰閩錄啓運圖啓國實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

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

江南錄云繼昌為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為主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

被以袈裟

去羌呂翻衲奴荅翻被皮義翻

帥將吏北面拜之

帥讀日率

然猶

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

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

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晉姓也

國為氏

甲寅取滿城

按五代會要定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

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

獲契丹酋長沒刺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刺來達翻

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

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

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

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

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

復扶翻

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

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

續漢

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遼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澱陽城在蒲陰縣東

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

溝而去

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

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

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

陳讀曰陣

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饑乏癸亥晉軍

至白團衛村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

埋鹿角為行寨

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

重直龍翻 斷音短

是夕東

北風大起破屋折樹

折而設翻

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

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

奚車中

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于奚按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

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

幌帷富者加氈憶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

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

短兵以擊晉軍

契丹謂精騎為鐵鷄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鷄之搏鳥雀也鷄弋召翻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呼火故翻

曰

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

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

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

守禦

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

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

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

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



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

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

馬步左右

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東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

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

諸將繼至契丹却

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

曳讀為拽音羊列翻

直

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

鞚苦貢翻

馬勒也

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

呼火故翻

契

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

上

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

皆委弃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

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

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

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

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

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則必將怒而殺

之索山客翻

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

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乃退保定州契丹

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

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

隸定

州義武軍

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是年正月下詔親征

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

己丑復以鄴都為天雄軍

唐莊宗同

光元年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為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

雄軍 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

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

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

喫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為喫作諸佛

事以為厭勝 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

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

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

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

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從行容謂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

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

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

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

屬者與

建兵戰

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

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妻

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

沈持林翻

死有餘愧

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

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

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五月丙申朔大赦順國節度

使杜威久鎮恒州

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恒州見二百八十三卷恒戶登翻

性貪

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

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

吏民錢帛以充私藏

藏徂浪翻

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虐取之

姝逡須翻

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

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

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

陴頻眉翻  
瞋昌真翻

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

千里之間暴骨如莽

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

村

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

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

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

離力智翻

居常憑

恃勲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

場音亦

曾無守禦之意宜

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

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

復扶又翻

帝曰威朕之密

親必無異志

言其無它志

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

長知兩翻

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

杜威

不可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

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

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

巖明

刺七亦翻

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

明之坐

坐徂卧翻

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

是年南唐

保大年

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

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

籍

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

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為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

已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

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

道

言皆在恒州也使誠有之皆虐取於民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

帝以其所獻



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衙隊而稟賜皆

仰縣官

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恒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稟筆錦翻給也仰

牛向翻

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唐兵圍

建州屢破泉州兵

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

許文積敗唐

兵于汀州

積止忍翻敗補賣翻

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以杜

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

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

中國疲於奔命

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于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

奔而赴救

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

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

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

雖得漢地不能居也

後卒如述律后之言

萬一蹉跌

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悔

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

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

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

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

以紓國患

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

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

開封

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

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

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

厭兵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

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

州以拒唐

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

還從宣翻隘烏戒翻險狹

之道也

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

拔鐔州

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

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

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

為于偽翻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

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

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

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七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

起梅蒙大荒落八月盡  
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  
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

陽城

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  
滅號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  
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推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  
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  
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  
廟宜其  
不祀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

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

近朝謂近世如梁  
如唐也朝直遙翻

作織

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

期讀  
曰暮

又賞

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

謂元  
年澶

州之戰也  
事見上卷  
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

笑稱旨

稱尺  
正翻

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

唐制帛以  
十端為束

彼

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

缺古穴  
翻缺望

怨望也冒莫北  
翻折而設翻

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

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  
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

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

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  
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

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  
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

玉乘勢

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

遺唯季翻

由是朝政益壞

史言晉亡形已

成朝直

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

建人離心

或謂董思安

謂誨語之也

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

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

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

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

克建州閩主延政降

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鏐昶曦至延政而亡

王忠

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

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

初唐兵之

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

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

卷天福八年  
斂力贍翻

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

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

枕職任翻

建人失

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

弘雅漢主之弟

也

九月許文禎以汀州王繼勲以泉州王繼成以漳

州皆降於唐

荀子有言兼井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為閩人叛唐張本

唐

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

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

恒戶登翻

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

在恒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

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

杜威恒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

獻之外亦括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

為于偽翻  
還從宣翻

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軍於曹

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

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

少良何昌廷

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弑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

四人以除其  
偏少詩照翻

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弘昌

事見二百

八十三卷  
天福七年

出為英州刺史

英州漢桂陽郡潁陽縣之地唐以潁陽縣隸廣州漢主劉

龔分潁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

保 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宋太后

殂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

以謝建人

以楊思恭厚斂也

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

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于曹參參

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

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

頗彊大

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

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

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

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仇襍囉復言之

襍囉望發翻  
囉魯何翻

復扶  
又翻

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

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

使疎  
吏翻

諭指使

擊契丹

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  
命以詔指諭之而已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

弱羣者襍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

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襍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

建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

還從宣翻

武更以它故為解

為說以自解

乙卯

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

使明州刺史闕璠

璠音翻

昭達建徽之孫也

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

功

與璠皆好貨

好呼到翻

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

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



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

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

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

去羌呂翻愎蒲逼翻惡烏路翻

昭悅欲出璠於

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

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

史進思為湖州刺史

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

璠怒曰出我於外

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

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

復扶又翻

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

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

下戶駕翻

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

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任與已侔意所忌者誅

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為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

胡進思重厚

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

胡進思獨存所以昭悅收階錢氏廢立之禍

昭悅收

仁俊故吏慎溫其

慎姓也古有慎到溫其名也

使證仁俊之罪拷掠

備至

拷音考掠音亮

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

國官吳越

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

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

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以前中書舍

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

唐改魏州為興唐府高祖改為廣晉

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

請謁賂遺充滿其門

遺惟季翻

初帝疾未平

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

會正旦

謂今年正月朔旦

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

起居太后

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為起居今人之言猶爾

因問皇弟睿近讀

書否

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

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

廢立之志帝疑之

帝固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

不可破矣

李守貞素惡維翰

惡烏路翻

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

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

易以鼓翻

共薦以

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

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

客

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

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

親猥細之務乎

猥雜也

玉曰恐其反耳

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

而反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此指維翰贊成

晉祖晉陽舉兵之謀

楚湘陰處士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

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

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

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

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艷翻滿也為于偽翻

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

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

預政事

奉朝會請召而已

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勲為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勲練習

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

黨

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巳所

為迺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已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郎中

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

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

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

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

左右讀為佐佑幾居豈翻

續亦出為池州觀

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

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為邪

所勝復扶又翻

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為晉昌軍

更

歷十鎮

更工衡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

鎮所至貪暴家貲為諸帥之最

帥所類翻

帝利其富三月庚

申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為于偽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

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勲致

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

好呼到翻

弘義以泉州故隸

威武軍怒其抗禮

王繼勲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修巡屬之

禮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

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朔

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

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

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



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

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

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

羌胡怨怒競為寇鈔

鈔楚交翻

拓跋彥

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

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

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

當丁浪翻

莫肯

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

省昔景翻

乃廢繼勳歸私第

留從效立王繼

勳見上卷上年

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

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

泉州為留從效遣唐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

戍將歸張本

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

稹止

定州西北二百

里有狼山

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

土人築堡於山

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

衆

妖於遙翻

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

歐史作孫方諫

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

考

及

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

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

跌端坐如生  
謂之坐化

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

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

好呼到翻

北邊賦役煩重寇

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

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

帥讀曰率

頗獲其甲

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

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

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

鈔楚交翻

多所

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

丹請為鄉道以入寇

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

讀曰嚮道  
讀曰導

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充鄆滄

貝之間盜賊逢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

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棄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

宜為之備

為孫方簡棄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

初朔方節度使

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暮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

徙鎮邠州及陝州

陝先冉翻

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

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

離力智翻

乃厚事馮玉

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

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

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年收復更名

威州梁唐弃之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

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勅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

四年降為通遠軍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

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

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

都指揮使兼都虞侯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

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

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

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

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

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

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

李弘義

說式芮翻

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

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

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

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

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

事而還

為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河決楊

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

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

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述朝旨啖以厚利

朝直遙翻啖徒濫翻

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

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

遺惟李翻處昌

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

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

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

此戰國時燕所

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

轉鬪四十

里斬其酋帥解里

酋慈秋翻解戶買翻

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還從宣翻

帝既與契丹絕好



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好呼到翻  
數所角翻

宴賜甚厚承

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

連時連翻

又與張從恩成滑州屬歲

大熱

屬之欲翻

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

嵐盧舍翻部

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

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

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于

太原作亂者憚劉知遠之威畧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

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

帥所部先亡歸契丹

帥讀曰率

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

承福

誘音酉

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

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去羌呂翻  
飼祥吏翻

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

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

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

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

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五代會要曰吐  
谷渾酋長有赫

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  
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  
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  
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

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為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勲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

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壯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

斂力贍翻

擅取官麥五

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

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

趣讀曰促

劉知遠上表論救

慕容彥超

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

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

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勅免彥超死削官

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

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之鐔

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為南劍州

恥無功

恥自詭說李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

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

入朝

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衛者也猶盛唐之侍官

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

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

福州迎弘義

趣七喻翻

延魯先遺弘義書

遺惟季翻

諭以禍福弘

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

一本州師

作舟

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

建溪東流歷劍

州至福州皆大江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故土人亦謂之為江

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

傳音附

不可中止當發

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

閩及侯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

此戰于侯官縣界也敗補賈翻

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

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

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

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以漳泉

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

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

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

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糗糧已盡

糗去久翻

拓拔彥超衆數萬為三陳扼要路

據水泉以待之

陳讀曰陣下同

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

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

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

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

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

嚴陳者嚴兵整陳也

我以精騎先犯

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

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

之彥超大敗

馮暉圍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

超既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克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于朔方

矣帥讀曰率

明日暉入靈州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

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

敗補邁翻

斬首七千級

漢劉思潮

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

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主弘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

去年特進鄧仲遺之漢紀

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瑤與鄧仲有舊故然

道庠



問其故伸曰慙獠

遺惟季翻慙呼談翻癡也獠盧皓翻又竹絞翻

此書有誅韓

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李弘

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

李弘義本名弘達弘

義者唐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

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知閩國事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

泰州斬首二千級

敗補遺翻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

陳讀曰陣

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

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

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

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

遣使奉表稱臣乞師于吳越 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

好呼到翻

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

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澶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

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

契丹使瀛州刺

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

遺惟李翻考異曰

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 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今從陷蕃記

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

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蠻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

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

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先是趙延壽亦詐通

款

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

先昔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

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

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

勞力到翻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

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

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

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

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謂尚公主也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

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之意慊苦單翻豈可復

假以兵權復扶翻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

杜威之心迹雖趙瑩猶知之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

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

監古  
衙翻

泰寧節度使安審琦

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

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

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

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

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

都指揮使仍下勅牒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

黠下  
八翻

先取

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

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

談何容易  
晉之君臣

恃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

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

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

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

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

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

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

乞師之使錢塘吳越國都

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

水丘複姓也何氏姓苑云

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今為臨安著姓

弘佐曰脣亡齒寒

古語多有之

吾為天

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

邪

樂音洛

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

州

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州之平陽度海

浦至福州界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

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

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

券憚而讓之

弘佐命昭悅掌應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

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卷梁太祖開平三年

弘佐議

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侯弘億諫曰鑄

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舊錢謂銅錢

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

二也

賈音古

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鐺釜野有鐺犁

犯法必多三也

鐺楚耕翻鐺戶花翻鐺釜也

閩人鑄鐵錢而亂亡

不足為法四也

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開運元年

國用幸豐而



自示空乏五也

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國用空乏而鑄鐵錢

祿賜有常而無

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

厭於鹽翻

法變而弊不可遽復

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杜威李守

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

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

威屢使公

主人奏請益兵

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

曰今深入虜境必

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杜威之計即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

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

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

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

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

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

東城漢東州縣

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為東城鎮屬河間縣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

婦女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曹浦南

潛入州城

曹作滕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此曹魚因以得名

唐兵進據東武門

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

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僭疆不

用命

留從効起于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特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僭

疆不用命僭其勿翻強其兩翻

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

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

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

判省事者判尚

書省

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

言昌業出

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其能久乎

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

趣七喻翻恒戶登翻

杜威等

至武强

九域志武强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强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

里是為漢武强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强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强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

郡故城今縣理是也

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

在恒州

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恒州以備契丹恒戶登翻

引兵會之言契丹可

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

復扶又翻趣七喻翻

以彥澤為前鋒

考異曰

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勲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

甲寅威等至中度橋

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

濬沱水逕恒州東南恒州之人各隨便為津契丹已據

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

橋彥澤帥騎爭之

帥讀曰率

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

濬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

渡濬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及聞晉

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知晉軍不敢戰也

蜀施州刺史

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

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

但

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

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

磁牆之翻  
說式芮翻

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  
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實水中

密約城中舉火

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

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

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

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

羸倫為  
翻並步

浪翻斷  
音短

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

盛軍中怵懼翰等至樂城

怵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樂城縣屬趙州唐屬恒州九域志

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樂城縣屬趙州唐屬恒州九域志樂城縣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樂城金人改趙州為沃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

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

在道遇之皆弃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

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

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十二月丁巳

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

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

奔衝遣軍將關勲走馬上之

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河津之要

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鎮率

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

已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

甲寅

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

杜威等至中度已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為兵可知矣

是夕關

勲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

赴之

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閉之防闕矣

又詔

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

從才祚等還

還從

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

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慄慄

慄力

莫知為

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

見賢

帝方在苑中調鷹

調鷹者調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

辭不見又詣執政

言之執政不以為然

執政謂馮玉李彥韜等

退謂所親曰晉氏不

血食矣

言晉必亡宗廟不祀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將

北征李彥韜諫而止

將即

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

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

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

戍河陽且張形勢

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

奉國都指揮使

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

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

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

帥讀曰率下同

威許諾遣清與

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

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

敗補邁翻

浮水抵岸得

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

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

將即亮翻

坐觀

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

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

士衆盡死

李穀為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于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賣國

以圖已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

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甲子

契丹遙以兵環晉營

環音官

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

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

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

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

趙延壽父子以是陷

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

丙寅伏甲召

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

聽命

唯于癸翻

威遣閤門使高勲齎契丹契丹主賜詔慰

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

陳讀曰陣

軍士皆踴躍以

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

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

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于其帥

而從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之耳

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

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

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

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

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

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

城降之

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

四十里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

先悉薦翻璘離

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

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

諭其衆

誘音西

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史言大夏之顛

非一本所能支

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

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

安國節度使

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歸梁死于汴

以客省

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

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

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

見二百八十一卷

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

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

契丹主不從

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

引兵自邢相而南

契丹之兵

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

杜威將降兵以從

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

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

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徂伺其旁也

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

監古銜翻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

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

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

復扶又翻下同

至

平棘

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

謂從

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從才用翻

吭古郎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

張彥澤以澶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



度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

太原

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  
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

癸酉未明

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

能遏

帥讀曰率

彥澤頓兵明德門外

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

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為明德門

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劒驅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

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

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

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  
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  
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

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

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

也煦吁  
句翻

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

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上

時掌  
翻

傳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

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

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

復扶又翻

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

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

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

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

遇李崧駐

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

揖赴侍衛司示將囚

繫之也一曰時張彥澤處侍衛司署舍

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李崧官侍中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

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

大鎮授以兵權

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歸宿衛去年桑維翰拔使同禦契丹

復領彰國節度使帥兵戍常山

何乃負恩至此彦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

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彦澤捕而殺之彦澤縱兵大

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

為之一空

為于偽翻下為主同

彦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

張彦澤自以疾驅入汴為功

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從才用翻

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

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

瞋昌

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

彦澤素

與閣門使高勲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

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

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彦澤曰上書請

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

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

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

彥澤大笑命酒飲之

飲於禁翻

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李濤者回

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

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

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

人步從

從才用翻

見者流涕

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

者也天乎人乎

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

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

遺唯季翻

彥

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

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

入與帝訣歸第自經

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

帝與太后

所上契丹主表章

上時掌翻下同

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

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

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

帝惆悵久之

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人雖惆悵亦何及矣

路馮玉佞

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

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

又翻

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

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

詬苦候翻又許是候翻詈力智翻

夕彥澤殺桑維翰

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則顯彰

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

以帶加頸白

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

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

二人自澶州來

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

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

補賣翻詰

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

去吉翻

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

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

已卯延煦

延寶自牙帳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



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

噉徒濫翻

帝心稍安上

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

應

追都回翻其文不與前史相應也

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

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蘭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

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於郗恢併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二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邪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

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  
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祇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  
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  
所奏其說亦祖六典

帝奏頃王從珂自焚

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

福元年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

事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三年

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

馬於虔翻

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  
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壁牽羊大臣輿櫬  
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

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

降戶江翻

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

北方謂中國為漢

有司欲備法駕迎

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

擐音

太常儀衛未

暇施也皆却之

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

先是契丹主至

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

不料

其遽見捕也先昔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

往見契丹主於封丘

九域志封丘縣在大

梁北六十里

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

橫磨劒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

榮以紙所記語示之

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八年

乃服

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

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